

關於《歸來》

如是我見

電影《歸來》延續了《山楂樹之戀》在敘事方式上的若干特點，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地方，

就是大時間與小時間的交叉敘事方式——無論是在《山楂樹之戀》亦或《歸來》中，個人敘事都是在時代敘事之背景或牽扯之下引發開創的，前者因為下鄉而遭遇的邂逅，與後者因為「反右」而生發的家庭悲劇，莫不如此。

這種敘事方式無論是在文學文本中還是在影視屏幕上早已司空見慣，但看上去依然具有觸動人心的感人力。《歸來》已經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大時間的存在——在《歸來》的後半部分，故事幾乎完全限定在陸焉識、馮婉瑜的家中，或者說他們的二人世界之中，就連他們的女兒，也只是偶爾參與其中。但《歸來》依然沒有足夠的勇氣將大時間完全摒棄在小時間之外，這可能與大時間的強悍存在或無孔不入的滲透力有關，亦可能與徹底的個人主義或私人生活意識尚未強大到足以抵禦前者的侵擾有關。其實，這兩者亦不是完全對立的關係——在理論上或如是，但在實際生活中，哪一個生命個體，又能夠完全擺脫大時間而子世獨立呢？馮婉瑜儘管並不熱心支持女兒丹丹挑吳清華，但也提醒她挑戰士亦好，沒有必要一定要去爭強好勝地搶風頭。挑吳清華也罷，挑戰士也罷，這些都是大時間存在的方式與印記。

《歸來》的明智，在於它不再簡單地將大時間與小時間對立，而是盡一切可能，將大時間擋在家門外，盡可能地敘述家們裡的故事。但時間又往往如抽刀斷水之水，又怎麼切分得了所謂的大時間與小時間？哪一個大時間當中沒有小時間的累積，而哪一個小時間當中，又少得了大時間的影子？於是，《歸來》選擇了一個極端的處理方式，那就是讓患上了心因性失憶症的馮婉瑜，永遠地停留在了一個時間上：五號——那是她離家二十年的丈夫平反後歸來的日子。

這是一個交叉着大時間與小時間的種種糾葛的日子。對於丈夫以及整個家庭來說，後來的命運無疑是大時間造成的，但又不盡然。馮婉瑜可能一直堅持認為，如果女兒丹丹不向來抓陸焉識的人告密，陸焉識就不會被抓回去。沿着這一思路前推，如果陸焉識不被抓，馮婉瑜大概也不會有後來的命運。這就是大時間被無數的小時間密織串聯的現實證據，也是個人永遠無法徹底擺脫的一種宿命——或許你可以擺脫大時間的糾纏，暫時獲得躲進小樓成一統之類的苟安，但你沒有辦法預防身邊隨時可能發生的「事件」，那些「事件」還是會將密封的家門撬開一道縫隙，讓外面無孔不入的時間空氣進來，帶來屋裡的人幾乎已經遺忘了的季節的氣息。

人世間大概沒有什麼要比「家人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更讓人心酸淚落的了。《歸來》的聰明之處，在於反覆重複「歸來」這一事實，並將馮婉瑜不斷重複的這一接站行為，演繹成為一個與時間有關的事件。原本這不過是一個家庭內部的「事件」，但相信觀眾們都會感覺到，這一件事早已超出家庭範圍。或許有人會認為那是一個時代悲劇的縮影或隱喻。這樣說亦並非沒有道理。但《歸來》還是沒有刻意將這一家事件導引到社會事件上去，更頗為克制地淡化其中的政治因素。陸焉識和他的女兒最初作了種種努力，試圖讓馮婉瑜從她的時間記憶中清醒過來——超越自己的小時間——但當陸焉識發現這樣根本不可能之後，他選擇了與愛人一道去堅守自己的小時間。《歸來》的結尾是一對年邁的夫婦，在雪地裡等待家人歸來的情景，只是那注定是一個無法等到的結局，因為等待者已經不是曾經的等待者，而歸來者也注定不會是當初的離開者——當馮婉瑜犯病之時屢屢將自己的愛人當作一個在電影中從未真正露臉的方師傅時，大時間以其令人恐懼的力量存在，霸道地擋在了小時間前面。

時間到哪裡去了呢？

人生在線

前幾天，開車路過一條村道，被一輛裝載着挖掘機的大卡車堵住了，因為場地狹小，一群人手忙腳亂地「張羅」着如何把挖掘機從車上開下來。

我進退兩難，索性停車休息。其中有個老闆模樣的，見堵了我的車，過來遞煙，讓我稍等。我便與他聊上了，原來他是個樹販子，就是從農村低價購進大樹，然後運到城裡去，從中賺取差價。他指指山頭的一棵銀杏，他說出了五千元。我問他運到城裡可以賣多少，他笑而不語。

此時有村人在旁邊圍觀。有個胖大嬸，說

話昨昨乎乎的，說她家也有一棵銀杏，但長在屋前，挖掘機開不進，即便挖了也抬不出去。看到山頭的那棵銀杏可以賣五千元，露出十分羨慕的神情。

不知從什麼時候始，農村裡的一些珍貴的樹可以出售了，經常有人騎着摩托的陌生人來打聽，價格也是連年上漲。前幾年我還聽說過這樣一件事，有個村莊外有一排松樹，長得婀娜多姿，但在一夜之間這些樹消失了，只剩

下幾個大坑，顯然是挖掘機幹的，村人報了警，但最後不了了之。

在城裡，我經常看到道路邊、小區裡、公園裡會出現碩大的樹，我就會猜想這些樹也許是樹販子從哪個村，哪個山頭挖掘來的，或是

詩的殺傷力

文史叢譚

電影《歸來》延續了《山楂樹之戀》在敘事方式上的若干特點，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大時間與小時間的交叉敘事方式——無論是在《山楂樹之戀》亦或《歸來》中，個人敘事都是在時代敘事之背景或牽扯之下引發開創的，前者因為下鄉而遭遇的邂逅，與後者因為「反右」而生發的家庭悲劇，莫不如此。

這種敘事方式無論是在文學文

本中還是在影視屏幕上早已司空見慣，但看上去依然具有觸動人心的感人力。《歸來》已經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大時間的存在——在《歸來》的後半部分，故事幾乎完全限定在陸焉識、馮婉瑜的家中，或者說他們的二人世界之中，就連他們的女兒，也只是偶爾參與其中。但《歸來》依然沒有足夠的勇氣將大時間完全摒棄在小時間之外，這可能與大時間的強悍存在或無孔不入的滲透力有關，亦可能與徹底的個人主義或私人生活意識尚未強大到足以抵禦前者的侵擾有關。其實，這兩者亦不是完全對立的關係——在理論上或如是，但在實際生活中，哪一個生命個體，又能夠完全擺脫大時間而子世獨立呢？馮婉瑜儘管並不熱心支持女兒丹丹挑吳清華，但也提醒她挑戰士亦好，沒有必要一定要去爭強好勝地搶風頭。挑吳清華也罷，挑戰士也罷，這些都是大時間存在的方式與印記。

《歸來》的明智，在於它不再簡單地將大時間與小時間對立，而是盡一切可能，將大時間擋在家門外，盡可能地敘述家們裡的故事。但時間又往往如抽刀斷水之水，又怎麼切分得了所謂的大時間與小時間？哪一個大時間當中沒有小時間的累積，而哪一個小時間當中，又少得了大時間的影子？於是，《歸來》選擇了一個極端的處理方式，那就是讓患上了心因性失憶症的馮婉瑜，永遠地停留在了一個時間上：五號——那是她離家二十年的丈夫平反後歸來的日子。

這是一個交叉着大時間與小時間的種種糾葛的日子。對於丈夫以及整個家庭來說，後來的命運無疑是大時間造成的，但又不盡然。馮婉瑜可能一直堅持認為，如果女兒丹丹不向來抓陸焉識的人告密，陸焉識就不會被抓回去。沿着這一思路前推，如果陸焉識不被抓，馮婉瑜大概也不會有後來的命運。這就是大時間被無數的小時間密織串聯的現實證據，也是個人永遠無法徹底擺脫的一種宿命——或許你可以擺脫大時間的糾纏，暫時獲得躲進小樓成一統之類的苟安，但你沒有辦法預防身邊隨時可能發生的「事件」，那些「事件」還是會將密封的家門撬開一道縫隙，讓外面無孔不入的時間空氣進來，帶來屋裡的人幾乎已經遺忘了的季節的氣息。

人世間大概沒有什麼要比「家人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更讓人心酸淚落的了。《歸來》的聰明之處，在於反覆重複「歸來」這一事實，並將馮婉瑜不斷重複的這一接站行為，演繹成為一個與時間有關的事件。原本這不過是一個家庭內部的「事件」，但相信觀眾們都會感覺到，這一件事早已超出家庭範圍。或許有人會認為那是一個時代悲劇的縮影或隱喻。這樣說亦並非沒有道理。但《歸來》還是沒有刻意將這一家事件導引到社會事件上去，更頗為克制地淡化其中的政治因素。陸焉識和他的女兒最初作了種種努力，試圖讓馮婉瑜從她的時間記憶中清醒過來——超越自己的小時間——但當陸焉識發現這樣根本不可能之後，他選擇了與愛人一道去堅守自己的小時間。《歸來》的結尾是一對年邁的夫婦，在雪地裡等待家人歸來的情景，只是那注定是一個無法等到的結局，因為等待者已經不是曾經的等待者，而歸來者也注定不會是當初的離開者——當馮婉瑜犯病之時屢屢將自己的愛人當作一個在電影中從未真正露臉的方師傅時，大時間以其令人恐懼的力量存在，霸道地擋在了小時間前面。

時間到哪裡去了呢？

陳魯民

詩言志，抒情，詩記事，也議論。詩能讚美，把一個人說成一朵花；詩亦能諷刺，諷刺詩的殺傷力也不可小覬。吳三桂降清，出於軍事、政治、利益方面的考量，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至於愛妾陳圓圓的被擄，頂多是其中一個誘罷了。但詩人吳梅村在《圓圓曲》裡一句「鬪哭六軍俱縉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就一下子把他宣判為好色忘義的無恥之徒。詩傳到吳三桂那裡，他又恨又氣，無奈難堪莫及，只好在自己的地盤裡禁止這首詩的流行。時至今日，我們一提到吳三桂，就會很自然想到這句詩，看來這個惡名他是永遠要背下去了——當然也虧不到哪裏去，他本也不是什麼好鳥。

一九〇四年，慈禧太后「萬壽」之日，只有十七歲的柳亞子奮筆疾書，寫下了《紀事詩兩首》：「最服戴冠拜冕旒，謂他人母不知羞。江東幾輩小兒女，即解申甲誓國仇！」胡編也解禍華封歌舞昇平處處同。第一傷心民族恥，神州學界盡奴風。這兩首詩揭露了諷刺詩的厲害，蔣介石基於「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採取不抵抗主義，國民黨革命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十分氣憤。一九三五年她給蔣介石寄去一個郵包，裡面裝有一條裙子和贈蔣介石一首詩。詩云：「枉自稱男兒，甘受敵人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蔣介石惱羞成怒，換你征衣去。蔣介石惱羞成怒，但又無可奈何，畢竟何香凝是辛亥革命老前輩，是國民黨領袖廖仲愷遺孀，在國內外影響巨大，是無論如何動不得的人物，只好吃個啞巴虧。

比蔣介石更冤的還有張學良。一八九事變爆發當夜，張學良陪着英國駐華大使夫人，坐在一個包廂裡賞梅派京戲，這次演出是為遼西水災籌款。可是，文化名人馬君武卻以此爲題，寫下了那首讓張學良終生惱恨的詩——《哀瀋陽》。

在《哀瀋陽》後，很快傳遍全國，打那之後，在國人的眼中，張學良便是一個性喜風流、爲色禍國

終不明白這樣做的目的），然後動手對付不同風格的鬚髮。你閉着眼，耳邊聽見刀鋒掠過髮根時輕微的沙沙聲，雖然擔心着自己的脖子，但倒也從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把自己的脖子交給一個「三唔識七」的剃頭師傅，讓他那把鋒利的剃刀劃過頸動脈的要害位置，居然都那麼放心，這或許是我們古老民族服務行業的優良傳統吧，因爲有這個傳統，中國人永遠不留賴腮鬚，吃飯喝湯都方便很多。

刮鬍子是不是一種享受？實在很難說，按理有人服侍你時，總比自己用電動剃鬍刀削得乾淨一點，但師傅動刀時，一隻手在你臉上搓來捏去，摸你下巴，扯你臉頰，那種被人撫弄的厭惡感抵銷了閉目享受的舒適。現代人寶貝自己的身體，不喜歡被外人碰觸，大概因爲這樣，髮型屋裡再沒有爲人客剃鬍子的服務。

因爲沒有了剃刀，另有一種增值服務也消失了。那是在理髮的最後階段，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師傅再拿起剃刀修修髮際的邊緣位置，看看還有什麼地方不那麼規整。到最後，師傅輕輕按着你的頭，用剃刀在你脖子後，從上到下，讓剃刀若有若無地彈過你的後頸。那種彈動需要一點技巧，給客人一種很微妙而舒服的感覺，沒什麼道理，只是讓你有點驚喜，還沒等你回過神來想清楚，已經結束了。師傅輕輕拍一下剃刀彈過的地方，彷彿讓那個部位醒來，然後就解圍巾了。

上海式的理髮店現在已經買少見少，大多是髮型屋的格局，其實剪頭髮的程序和效果也都差不多，只是髮型屋不刮鬍子而已。至於價錢，髮型屋基本是沒譜的，要看師傅的名氣。我去過一家髮型屋，地方頗大，至少有十個八個師傅，那裡講究的是快，師傅手法熟練，只嫌有點馬虎了事，當然收費也相對廉宜，

歲月在髮梢掠過

顏純鈞

H K
人與事

到樓下髮型屋去理髮，一起去就覺人丁稀薄，仔細一看，原來少了兩個洗頭的阿嬌。應該是生意清淡的關係，本來先由阿嬌洗頭，再由髮型師理髮，跟着再由阿嬌清洗一次，然後才吹髮成型。現在少了阿嬌，由髮型師一腳踢，洗頭也減爲一次，雖然師傅還是認真，但服務水平下降了，莫非髮型屋也生意不景？

在香港生活三十多年，早年一般都到上海式理髮店去幫襯，當年這一類老店，門口都有一個紅藍白螺旋紋燈，燈亮條紋旋轉，就表示正在營業。推門而入，撲面一股理髮店特有的氣味，夾雜洗頭水、肥皂、長年積塵、油垢等等複雜氣味，有一點曖昧，又有一點親切感，一種熟悉的古怪氣味。

師傅大多上海人，胖子滿臉堆笑，會撩你說話，那些精瘦矮小的，往往不苟言笑，冷冷地指指旁邊的椅子，讓你坐上輪位。有熟客與師傅談股市和馬經，師傅和洗頭妹調笑，女客安坐在一個圓筒烘髮機下，滿頭髮髮，看八卦雜誌打發時間。間中有樓下粥麵舖的小夥計送來外賣，也有水喉匠揹着工具袋進出，做雜役的阿嬌掃走滿地頭髮。一到上海理髮店，聽師傅們互相用上海話或上海腔的廣東話交談，總有一種歲月滄桑的感覺，好像從民國年間大上海十里洋場，突然滑進南國邊陲的香港，兩下裡無縫交接，而時間過去了半個世紀。

與今日髮型屋最大的不同，是上海店都替男客刮鬍子，理髮椅可以半傾倒，客人仰躺在椅子上，下巴翹起，師傅用一把刷子沾肥皂水，在你半張臉擦滿泡沫，取一條熱毛巾撫住，讓鬍鬚焗軟。稍頃師傅閒閒操起一把鋒亮刮刀，在牆上的皮帶子那裡刷幾下（始

終不明白這樣做的目的），然後動手對付不同風格的鬚髮。你閉着眼，耳邊聽見刀鋒掠過髮根時輕微的沙沙聲，雖然擔心着自己的脖子，但倒也從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把自己的脖子交給一個「三唔識七」的剃頭師傅，讓他那把鋒利的剃刀劃過頸動脈的要害位置，居然都那麼放心，這或許是我們古老民族服務行業的優良傳統吧，因爲有這個傳統，中國人永遠不留賴腮鬚，吃飯喝湯都方便很多。

刮鬍子是不是一種享受？實在很難說，按理有人服侍你時，總比自己用電動剃鬍刀削得乾淨一點，但師傅動刀時，一隻手在你臉上搓來捏去，摸你下巴，扯你臉頰，那種被人撫弄的厭惡感抵銷了閉目享受的舒適。

經常在公路邊看到形形色色的苗木基地，裡面總有一些大樹，這大致都是這樣從農村收集來的，這已形成了一種龐大的產業鏈，也是不少人的生財之道。

我總覺得這樣做不對，但至今未見過哪個地方禁止這樣做。也許會有一天，農村裡的孩子會問，村裡的大樹去哪了，我們不知怎樣回答他們。上海式的理髮店現在已經買少見少，大多是髮型屋的格局，其實剪頭髮的程序和效果也都差不多，只是髮型屋不刮鬍子而已。至於價錢，髮型屋基本是沒譜的，要看師傅的名氣。我去過一家髮型屋，地方頗大，至少有十個八個師傅，那裡講究的是快，師傅手法熟練，只嫌有點馬虎了事，當然收費也相對廉宜，

但去那種地方總令人有點擔心，不知道出來後會不會被親友視作笑柄。

也有的髮型屋師傅講究的是認真，慢條斯理用刀剪，細心得像繡花，就算旁邊有三四個人在輪候，他還是氣定神閒，左看右看，幾乎不讓任何一條頭髮有差錯，簡直當你的頭是藝術品粗坯，他要在那裡塑造出一件驚世巨作。當然，這種師傅收費也不會客氣。

近年在商場裡有一種日式理髮館，設置得像一個大空艙，空間狹小，內裡裝修線條簡潔，有一種時尚味，師傅和客人都極容，適合在商場那種寸土尺金的地方開業。據說每剪一位只需十分鐘，價錢也相對便宜，時常見到有女孩和學生在外面排隊。那天經過，看到人客離開後，師傅掃地，開動機器，將碎頭髮掃到地面一個小洞邊，那小洞口像一張嘴，不消片刻就把地上的頭髮都吃進去了，真是現代化、快速化、標準化。看到這種髮型屋，不免想起科幻作家的未來世界，將來有一天，恐怕會有一種髮型屋，剪頭髮的人在外面排隊，一個個緊跟走進入口，經過一道道相同的工序，然後從出口排隊走出來，像工廠的流水線一樣，一個個煥然一新，整齊劃一，頭髮剪過了，但沒有人記得剪頭髮的過程。

小時候在鄉下，家中有幾個差不多同齡的孩子，祖母見我們頭髮長了，就讓女傭到鎮上理髮店裡把師傅請到家中來，那師傅只帶了簡單的工具，就在大廳外雨廊上理髮。雨廊外是院子裡的花圃，春天含苞花香襲人，夏天葡萄架下綠蔭斑駁，有時下雨，雨意濛濛，四周分外靜謐，坐在雨廊上剪頭髮，簡直舒心適意，只覺天地人間皆與我無涉。師傅剪完了頭髮，輕輕拿着小剃刀在後頸上輕彈幾下（雖然不刮鬍子，但一視同仁有此服務），那種愉快的感覺就記了一輩子。

年紀越大，頭髮越少，三千煩惱絲，經不起磨難重重的歲月，前仆後繼地捐軀，到今日，除非長得有點兒不得人了，否則都提不起剪頭髮的興致。現在剪頭髮都是虛應故事，再沒有那種一頭新髮神清氣爽的感覺。轉瞬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世道大變，人生一樣苦短，歲月在髮梢上掠過，沒有留下痕跡。

天南地北

初夏端午節前夕，我隨家鄉「產業結構調整機制創新試點建設專題研討班」的成員來到了浦東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聽取情況介紹

，並跨過全長三十二點五公里的中國第一座外海跨海大橋——東海大橋，著名的上海洋山深水港近在眼前。

小洋山島位於杭州灣口外的浙江省嵊泗列島，由二十六個島嶼組成，陸地面積三點三四平方公里。小洋山島海岸線曲折，海域深度爲十二米以上。洋山港是中國首個在微小島上建設的港口。

據陪同人員介紹，作爲國家戰略工程項目的洋山港，西北距上海市浦東新區（原南匯區）蘆潮港約三十二公里，南至寧波北侖港約九十公里，東向經黃澤洋水道直通外海，距國際航線僅四十五海里，是距上海最近的深水良港。到二〇二〇年，洋山港布置集裝箱深水泊位五十多個，設計年吞吐能力一千五百萬標準箱以上。通過東海大橋與上海交通運輸網絡連接，充分發揮上海經濟腹地廣闊、箱源充足的優勢。目前連同上海港現有的泊位能力，全港的集裝箱吞吐量達二千一百萬箱，接近位居世界排位第一、第二的新加坡和香港。